

## 那一泓清泉

□南慕容

家乡人习惯把地底下汩汩涌出的那一泓清泉叫做“出水孔”，它不是溪流，不是涧泉，不是特意凿出的水井，它是造物主在地球表面随意摆放的一颗露珠，永不会满溢，永不会枯竭；夏天是沁人心脾的凉爽，冬天则是如沐春风的温润。如果把“出水孔”比作世人，它该是深谙冬温夏清的孝子。

“出水孔”离镇中心不远，沿着古埠头一直往东不到百米，在一座小山脚下，旁边住着十余户人家，他们的门牌号码很自然地被称为“出水孔某某号”，也不知是当年搞邮政编码的人偷懒，还是那一泓清泉实在太出名了。出水孔共有大、小两泉，大泉方圆丈许，原本周围水草丰茂，出水孔人家为了方便洗涤，特意在旁边镶嵌鹅卵石，并用条石砌出一条长阶。小泉仅一脸盆大小，深不过尺许，水清如镜，可见底部细软的沙子。小泉里的水是用来饮用的，那时自来水还没通到镇上，出水孔人家也不打井，几十号人用小泉饮用、大泉洗涤，轻轻松松就解决了用水问题。出水孔的奇妙就在于此：别看小泉只有脸盆大小，一个水桶下去就见了底，但转瞬之间，清澈的泉水无声无息地涵满孔眼，像一汪水晶。有一年大旱，不但溪流干涸，全镇几乎所有的水井也都见了底，只有出水孔的两口清泉还源源不断地向附近的居民提供着生活用水。出水孔人家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，对出水孔里住着龙王的传说深信不疑，筹资在出水孔附近修了一座亭子，亭子叫“清泉亭”，不过出水孔并没有被称做“龙王潭”。亭子里的一副对联让人过目难忘，借鉴了灵隐寺冷泉亭的名联：“此泉自何时清起，此泉自清时清起。”

如果你在三十年前的夏天来过出水孔，就会看到两口泉水里沉满了西瓜，这是善于在清贫中享受乐趣的出水孔人家的生活智慧。在童年的夏夜里，出水孔是镇上最热闹的地方，主妇们给光屁股的孩子洗澡，顺手把换下的衣服洗了，亭子里有人拉二胡，有人依着旋律唱上一段戏文。月亮渐渐升高了，云影在泉水里徘徊，出水孔人家把躺椅搬到泉边，先用沁凉的泉水擦一遍，然后躺上去望着幽蓝的夜空，兴致盎然地聊着家常。清脆的捣捶声夹杂着欢声笑语，月光在此起彼落的捣捶中洒落成一地水花。到出水孔洗衣是需要等待的，附近工厂里的女工索性上完夜班再来，那时候出水孔只有寥寥几人了，当最后的一片捣衣声随风飘散，躺椅上的人们也发出了香甜的鼾声。

老街的人们都有点羡慕出水孔人家，认为他们平白无故地获得了一块风水宝地。事实上，出水孔人家也从来没让人失望过。出水孔有一位姓吴的郎中，是祖传的杏林高手，尤其擅长中医妇科。不但在小镇家喻户晓，声名甚至远播县城和周边乡镇，人们得了药方，还不忘从出水孔里舀上一壶清泉，说这是“神水”，用来煮药，再好不过。出水孔里还有一位技艺精湛的酿酒师，他做的糯米烧远近闻名，就连县城的食堂、餐馆也上门求购。他上门做酒有一个特点，粮食当然是主人家自备的，但水必须是他自带的，他不辞辛苦挑来的正是出水孔里的醴泉水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人们来出水孔，总会顺便带走一壶“神奇”的水，尽管他们明白自己所为，不过是寻求古老的心理安慰罢了，但他们坚信“心诚则灵”的朴素道理。

是的，出水孔终究只是地下水的一种，它清白，朴素，本身并不带有奇幻色彩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随着自来水的普及，出水孔热闹的生活场景逐渐消失。出水孔人家嫌那里太偏僻，有条件的早就搬到繁华的镇中心或城里居住了。清泉亭毁于一次猛烈的台风。只有那一泓清泉，在又一个夏日的夜空里，恍惚对着灿烂星河，一次次默默地“洪波”涌起。



## 咸地出甜瓜

□虞燕

那片地的前身是滩涂，修建起海塘后，被迫与大海分离了。先经海水浸润、冲刷，又承风霜雨露洗礼，地成了宝地，种出来的水果蜜甜蜜甜，我们叫它咸地。

外婆年年在咸地种香瓜，青皮，球形或椭圆，表皮上多为纵沟纹，偶有细碎斑纹。瓜那个香甜呵，甜汁全渗进了记忆里，贪馋的心惦念经年。

种子是精心挑选的，外婆总会留意最好吃最壮实的瓜，将籽儿留起来。催芽前需晾晒，出芽真像变魔法，有时候睡过一夜或两夜，幼芽就露出来了，嫩得我见犹怜，见风就要消失一样。

催芽后育苗，待苗略老成，可以到咸地定植了。在边上外婆起垄，一锄头一锄头地翻土，稍大的土坷垃被一一压碎，归入松散泥土行列。外婆起的垄笔直，一排一排并列而坐，绳子拉过了般。她直起身，一手拄锄头，一手握成拳头，反手伸到背后，敲鼓似的轻捶腰部，搭在脖子上的毛巾跟着抖一抖。抓起那块蓝白相间的毛巾，快速抹掉脸上的汗，外婆把锄头置于另一边的地头，让它离我远远的，怕我贪玩去触摸。蹲下，她开始挖穴、植入瓜苗，每穴种两株，从这头慢慢移到那头，又从另一排土行起头，再慢慢移过来。秧苗齐整如一，新绿点点，黑褐色的土地活了。

每个黄昏，外婆都要去浇水，从井里或近旁的河里担水。苗已婷婷，水要一点一点浇，才润得深。浇一次长一下，一日日蓬勃起来，翠绿放肆地漾了开来。邻近的田也像都说好了，要一起盎然。小人无事，抚抚叶子，捉捉虫子，看看蜻蜓蝴蝶飞，顺便望一望农事的琐屑，听一听大人的絮叨。那会儿并不觉得自己拥有了什么，心里却是舒豁而愉悦的。

而今忆及，当时的天流云漓彩，落日红着脸不忍离去，小河静静流淌，牛在不远处吃草，青草婀娜如淑女。那一派田园祥和，恐怕，没有一个画家能画出其真正的美。

瓜是突然冒出来的，初萌于藤蔓间，看着怯生生，其实无敌坚韧，风一吹就能长个，气球似的，一个劲儿地膨胀。可以吃了么？这是小人儿最关心的事。学着大人的样，用拇指和中指弹一弹，有时候咚咚咚，有时候嘭嘭嘭，外婆说声音“闷”一点的是熟瓜。

有的瓜原本长相俊俏，却被虫子啃了个洞，恰如美人有瑕，弃之。小

人也势利。外婆神秘一笑，将虫子啃过的瓜在河里洗净，而后一拳头砸开，肉白瓤黄，甜汁携几粒金黄的籽儿向外叛逃，从外婆手指缝间流下。外婆说，这瓜肯定特甜。将信将疑，接过形状不规则的一小块，一口下去，被那种浓郁的甜震住了，半晌才吐出两个字，好甜。每个字儿都拖了长音。

此后，又试了好几次，果真如外婆所言，被虫啃过的瓜最甜，虫比人聪明呢。

都赞外婆种的瓜好，咸地绿得最显眼的，就是外婆的瓜地。瓜叶如小蒲扇，乌压压占了一大片，微风徐徐，叶子随着风的节奏，忽左忽右摆动，在给瓜娃子扇风吧？而瓜娃们拽牢了茎枝，在田里躺得横七竖八，无赖一样。

那么多瓜，自家是吃不完的，赠邻人，送亲戚，连阿姨舅舅的朋友、同学都能吃上外婆种的瓜。香瓜年年丰收，圆滚滚地聚在院子里，瞧着真满足真喜气。个小的、破裂的、长相不上台面的，外婆留下自己吃，其余分成几堆，篮子筐子蒞蒞旁边候着，这些瓜将被装起来，送往各处。

那会儿就想，都是谁呢，能吃到外婆的瓜，香甜的瓜，无论谁吃了都幸福的啊。

我渐渐长大，上小学了，上初中了，待在外婆家的日子从多到少到无。有好些年，一到香瓜成熟时，外婆必大清早摘下，即刻送来。一担瓜压在她肩上，晃悠悠，步行五公里的山间小道终至我家。她着浅灰或米白斜襟短袖衫，站在院子中央，背部被汗水濡湿了一大块，脖子上搭了毛巾，还是那条蓝白相间的。脚边是我爱的香瓜，个个安静地待在筐里，扁担驼了背，斜靠于冬青树。外婆用毛巾抹了把脸，俯身抓起两个瓜走向我，瓜上沾有新鲜的泥巴，还有露珠划落过的痕迹，顿觉一股鲜翠之气汩汩直冒，睡眼惺忪的我倏地清醒。

而阳光，开始薄薄地笼了上来。

多年以后，听班得瑞的《清晨》，被那种特有的澄澈明净打动，以至沦陷。从前的夏日清晨，弥漫着瓜香和泥巴香的夏日清晨，雾一般弥散开来，在我眼前。它依然簇新如昨。

第6977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